

漢平治蹟統類

太平清境記

太平治蹟統類卷八

宋彭百川撰

仁宗經制西夏要略

景祐元年屯田員外郎張亢者奎弟也豪邁有奇節常通判鎮戎軍上言趙德明死後聞其子元昊喜誅殺勢必難制宜亟防邊論西北攻守之計章疏十上上欲用之會丁母憂寶元二年甲寅知延州郭勸落職知齊州鄆州李渭降尙食知汝州坐不察虜情也朝廷雖知元昊猶寬遇其使初議誅元昊使者參政程琳以兵交使在其閒宜善遣之王德用陳執中皆欲執其使盛度等不可卒遣之

三月壬寅左正言吳育略曰伏望陛下從容延對左右大臣

討論闕政博訪羣議修節用愛人之道求訓兵練將之策則一方小警不足慮也上嘉納之丙午吳育又言聖人統御之策夷夏不同雖有戎虜之君向化賓服終待以外臣之禮羈縻勿絕而已一有背叛來則禦之去則勿追蓋異俗殊方視同局外不足貴也今元昊若止是款邊當置不問若已見叛狀必須先行文告以詰其由先以理諭不必卽加兵討大凡兵家之勢征討者貴在神速守禦者利在持重況夷狄之性惟事剽掠因而僞遁多誤王師武夫氣銳輕進貪功或陷誘詐之機今宜明烽候堅壁清野以挫剽急之鋒徐觀其勢此廟堂遠算也初元昊反書聞朝廷卽議出兵羣臣爭言小醜可卽誅滅育獨建議元昊雖名藩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

官沙漠之外服叛不常宜外置之示以不足責且彼已僭與服夸示酋豪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時而撫奏入宰相張士遜笑曰人言吳正言心風果然於是育復奏俱不報

五月癸卯賈昌朝上書略曰今西夏僭狂出師命將以遺朝廷之憂臣謂此不足慮而國家用度素廣儲蓄不厚民力頗困是則可憂自天聖以來屢詔有司節省用度至今未聞有所施行又云宋受命八十載可謂治平矣然節愛之術有所未至邊陲難寧而兵備不省徭役雖簡而農務不篤外厚幣聘內豐廩假自餘虛用冗費難以悉數願陛下鑒已往之失察當今之務取景德以來迄於景祐凡百用度靡有巨細校

其出入之數約以祖宗舊制其不急皆省罷之詔樞密學士張若谷右諫議任師中右司諫韓琦與三司詳所奏定奪省減以聞 眞定都部署夏守贊上召用之入見帝問西事守贊曰平時所屯兵馬不及千餘第可禦草寇耳賊兵忽至固守不暇安能出鬪耶宜并兵扼衝要伺便邀擊可以成功帝然之 韓琦言減省浮費宜自宮禁始詔從之

六月丙寅遣魯經持詔諭唃廝囉使擊元昊卒不能也先是詔陝西安撫龐籍諭旨知永興夏竦議西鄙事 丙子竦言略曰臣以爲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議追討者是爲無策若繕治地壘修利器械約束將佐控扼險要但趣過於歲月不預計於勝負是今之常制也謹上十策一教習強弩

以爲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爲藩籬三詔明廝囉父子并力破賊四度地形險易遠近寨棚多少軍士勇怯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爲兵號神虎保捷州各一二千人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獵戶以備城守令並邊小寨毋積芻糧賊攻急則棄小寨入保大寨以全兵力九關中民坐累若過誤者許入粟贖罪銅一斤爲粟五斗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及減騎軍以紓饋運當時頗采用之

秋九月甲寅直集賢院富弼上疏言趙元昊反狀有素者六事云是六者歲月已久中外共聞天子不得知朝廷不爲備養成深患遂至大騷此乃兩府大臣之罪也臣今略舉八條止爲戎事不論其他伏惟聖明詳擇一盡斬其使以破其謀

二今始用武而遽揀軍以驚眾三不發內府而取於民四不當限官而舉士五馬遵之賞薄不足以激勸六購募元昊科格無益七宜罷免夏守贇之職而別選才能八不接見武臣非所以廣接納

十一月修起居注宋祁上疏論三冗三費冗兵冗官僧道齋醮薰修之費寺觀卒徒之費使相節度之費時陝西用兵調費日促又言人不率則不從身不先則不信陛下若能躬服至儉風示四方衣服醪膳無溢舊規請自乘輿始錦綵珠玉不得妄費請自宮掖始天下嚮應民業日豐人心不搖師役可舉雖使風行電照飲馬西河蠡爾戎虜可玩之股掌中矣閏十二月直使館蘇紳陳八事一重爵祿二慎選擇三明薦

舉四異服章五適才宜六擇將帥七辨忠邪八修預備欲預備之道莫若安民而厚利富國而足食欲民之安則爲之擇守宰明教化欲民之利則去兼并禁游末卹其疾苦寬其徭役則民安而利久欲國之富則崇節儉尙質素蠲浮費欲食之足則省官吏之冗去兵將之蠹絕奢靡之弊塞刁僞之原則國富食足矣書奏帝嘉納之紳又請詔西邊將帥爲入討之計云以十年防守之費爲一歲攻取之資其論利害甚多知延州范雍言西邊守禦利害知制誥葉清臣論西邊兵備虛弱鄜延環慶副都統劉平上攻守之策云請召夏竦范雍與兩府大臣議定攻守之策令邊臣遵守 初夏竦請置土兵易戍兵東歸令旣下知河中府楊偕言不可朝廷下竦議

竦竦奏土兵其利六慮有小人忠以謀非出己曲要破壞
果有楊偕上言熒惑聖聽但所言以少擊眾乃虛語若偕能
之乞命以代臣盡滅邊兵千人留百百人留十果以此平凶
蕩寇卽乞不次旌賞如其不能亦乞嚴譴以戒讒慝詔以疏
章示偕偕復奏云臣之所陳蓋謂增兵習既不精徒費國用
虜人未平而中國先困竦乃以臣爲不忠小人及爲人所使
此其用意非獨欲中傷臣亦欲傾朝廷大臣也古人以少擊
眾不可勝數今竦在涇原守其城壘不聞出師何用兵眾蓋
疎意戰或敗衄則欲以兵少爲辭又云兵不係土地係將帥
訓習撫養激勵之如何爾竦議遂屈

康定元年二月宋庠請嚴守備潼關從之諫官富弼言天子

守在四夷今自潼關以西棄之耶 己丑富弼言有唐之衰
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入內副都知王守忠爲陝西都鈐
轄與之何異願罷守忠勿遣不聽 宰臣張士遜請遣使安
撫陝西於是起居舍人韓琦自蜀歸論西兵形勢甚悉卽命
琦爲陝西安撫使上謂琦曰異類猖獗官軍不習戰數出無
功今因小警乃開後福 甲午詔京畿京東西淮南陝西路
括市戰馬韓琦言陝西科擾頻仍民已不勝其困請免此一
路以安眾心從之 丁酉詔樞密院自今邊事並與宰相參
議富弼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乞如國初令宰
相兼樞密上取其言降是詔 丙午改悉元許中外臣庶上封
事朝廷得失自仲淹貶禁越職言事富弼因論日食以謂應

天變宜通下情願下詔求直言除越職之禁上嘉納焉 丁
未詔韓琦與運司量民力蠲所科芻糧調民修築城池具數
以聞當加優卹將佐儒怯並令罷去停諸州上供之物數十
萬時慶州人陳叔度陳邊防策補官東南琦奏曰士忠義憤
懣爲國獻計置之僻左何得自效非所以來人才也詔皆徙
邊任 己酉知延州范雍言昨朝廷詢臣深討之計臣未知
深入之利又言借援契丹令其出師助我并詔唃廝囉舉兵
爲犄角庶此賊可滅如得銀夏綏宥等州每歲增契丹賜十
萬可以破借助之謀也 范雍降知安州坐失劉平石元孫
也時賊圍寨門安遠寨琦奏留雍以安眾心若謂維節度無
狀宜召越州范仲淹委任之 丙辰內出手詔俾大臣條上

陝西攻守之策 庚申再降郭勸李渭言者以二人不當拒
絕山遇使故也 同知樞密院事陳執中言略云李士彬族
破沿邊籬落大壞宜選閣門祇候爲寨主以補其闕撫存熟
羌夫邊兵小屈皮膚之憂也民力之窘腹心之患也臣請具
修緣邊城池其次邊如延州之鄜同環慶之邠寧不過五七
處量爲營葺則科率旣減民力稍蘇仍須增土兵減騎卒土
兵增則守禦有備騎卒減則轉餉可蠲優爵秩之科以誘兼
并寬茶鹽之利以邀入中靜守以驕其志蓄銳以挫其鋒更
須主張將臣使橫議不及則忠臣得以盡節虎士得以忘生
也時手詔諮訪輔臣執中旣合議上對退復奏以上嘉納之
起居注吳育言比嘗建議乞通回紇以破昊賊宜募機辨

有膽略者使多方招誘散離其黨此伐謀之要也 壬申以
達州刺史高志寧爲河北安撫使元昊初反志寧時知隰州
上言請乘賊未發選統兵分道急趨覆其巢穴所謂迅雷不
及掩耳章疏十上不報徙知貝州劉平石元孫陷賊志寧歎
曰前策不可復用矣朝廷始思其言卽召至闕問今宜何爲
上策志寧曰今將不達權兵不識法制故敗請以古陣法教
之諸帥以今所習異不肯用志寧又言元昊與契丹通宜爲
備故命俾經略之 三司使晏殊在三司請罷內臣監兵不
以陣圖授諸將乃募弓箭手教之以備戰鬪又請出宮中長
物助邊費凡他司之領財利者殊奏悉罷還度支事多施行
朱綬在河南畫十策以獻帝初詔詢攻守之策至是召之

同管樞密知永興杜衍權知開封府西邊用兵民苦調發吏
或促辦因以侵漁衍爲之區處條畫量物有無貴賤道理遠
近寬其期會使得次第輸送永興比它州民費省半 范仲
淹知永興軍始用韓琦之言也 詔舉才任將帥以名聞從
富弼之言也 己卯詔吳遵路籍河東鄉丁爲邊備仍下其
法於諸路以遵路常建議復兵民也 癸未殿中侍御史文
彥博言西鄙用兵將權不可不專軍法不可不峻對敵而伍
中不進者伍長斬之伍長不進什長斬之什伍之長尙得專
殺統帥之重乃不能誅一小校軍中之令可謂隳矣國朝著
令禁軍將校之有過而從中覆當施之于平居無事之時今
邊防用兵逾十數萬將不專權軍不峻法何以禦人哉上嘉

納之 陝西安撫使韓琦上疏言捍禦之備宜以鄜延爲先
若有重兵必無深入之患次以環州最逼賊境爲今計者莫
若分河中同州統兵三五千進屯鄜州選才望大臣履本路
經略之任兼知鄜州處置邊事令張亢充本路鈐轄鄜州駐
劄用朱觀知環州就差葛懷敏充環慶部署其沿邊城寨自
來係廣屯兵馬之處外其餘小寨柵併兵入城只留人員兵
士三二十人以爲斥候量事更差弓箭手防護沿邊都監路
分等闕卽令選差邊州軍招置蕃落保捷等指揮不必拘定
等級但以人才壯勇堪任披帶者充上嘉納之

夏四月大理寺丞祕閣校理石延年奉命往河東路同計置
催促糧草明道中延年常建言天下不識戰三十餘年請選

將練兵爲二邊之備不報及西邊數警始召見命吳遵路使河東時方用延年之說籍鄉丁爲兵也 己亥陝西安撫使

韓琦等言慶涇鄜三州調民修城有妨農種請聽富民自僱

人夫修築量工與官

三萬工齋郎五萬工監簿七萬工簿尉八萬爲備職十五萬工與奉職

乙巳詔運使河北姚仲孫沿邊安撫高志寧密下諸州軍招

募土兵從王拱辰之言也

拱辰奉使還言虜不畏官兵畏土兵故降是詔

范仲淹

未至永興癸丑改爲陝西都運使御史知雜高若訥知永興

軍諫官梁適言仲淹前責饒州若訥爲諫官詆仲淹謀事疏

闊今俾共事理實有嫌宜易以近任上曰朕方任仲淹若訥

以疆事固當體朕委寄之意詔諭之若訥尋留判吏部流內

詮 壬戌呂夷簡自天雄復入相卽使李迪代之士遜罷政